

# 风雅梧桐

赵丰



《诗经·大雅·卷阿》中说到梧桐树：“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蓬蓬萋萋，雍雍喑喑。”其意是，梧桐生在面向朝阳的高冈上，凤凰在梧桐茂盛的枝叶间悠扬鸣叫。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与梧桐素未谋面，或者曰相逢不识。再翻《诗经》，又见《邶风》中的“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诗人告诉我，梧桐高大，喜阳，成材可做乐器。阅典籍，知汉人以生长在鲁南峄阳山的梧桐木制琴，有“峄阳孤桐”之说。《风俗通义》记述，“梧桐生于峄阳山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以为琴，声清雅。”数年后，又在庄子的《惠子相梁》中看到从南海飞往北海的鸪鹑鸟，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不喝。鸪鹑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鸟，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上，言与鸾凤同类。既然是神鸟，人类就难以见到，便以凤凰代之。

庄子的意思后来到了民间，便成谚语：“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诗经》有载，梧桐当然是老树。师范读完，回家乡小县城当教师，见到了梧桐的真面目。体育场南侧的小巷，两排梧桐做了行道树，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树冠高大，叶片浓密，遮着夏日骄阳，小巷荫荫葱葱，一片清凉。巷子里几乎都是小饭店，小城人亲切称之饮食街，其中有几家经营着我喜欢的秦镇凉皮。四十岁那年，我调到了体育局工作，办公室在体育场里，中午常去小巷吃凉皮。店主

人在门前摆着矮桌低凳，坐在树荫下吃凉皮，清凉，爽快。

那会儿，对草木的观察马马虎虎，叶子挂于枝头，从不细看叶片的大小和形状。霜降，天渐寒，风也冷，梧桐叶片落下，我才看清它的样子，仿佛人手掌，拿起一片比画，巴掌难以覆盖它的全叶。立冬，天更冷，风更狂，一个晚上，一树的叶子被风扫荡得所剩无几，像宋词人黄机《忆秦娥》里的两句：“秋萧索，梧桐落尽西风恶。”

走在梧桐树下，捧一片梧桐，叶脉里有种清雅。

这世上总是有人活得比别人时间长，梧桐也一样。即使到了冬至，每棵树枝稀稀拉拉还挂着几片叶，宽阔的叶子与风较劲，与雪依恋，也为一棵树坚守着四季里最后的风景。古人认为梧桐是“知岁时”的“灵树”，《千字文》曰：“枇杷晚翠，梧桐蚤凋。”意思是枇杷在岁末依然苍翠招摇，而梧桐在立秋就要凋落，因了梧桐是万木中在秋季来时最先落叶的，《淮南子·说山训》有句：“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民间亦有“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的说法。

一叶知秋。这个叶，说的便是梧桐叶。我在四楼办公，立于窗前，目光绕着几片残叶转圈。更多时，我举杯清茶，微笑而窗，凝视它们的摇晃，竟生诗之情怀。那些日子，我的梦总是缠绕于一个情景：簌簌秋风里，梧桐树枝挂着一片黄叶一声叹息，从树枝坠下，轻盈之躯落入我的手掌……梦醒，总觉有些生命的暗示。

燕子未归，寒意收尾，小巷那些树上，只剩一片叶子。数日后的那个清晨，我开窗，不见了那片叶，俯视地面，也无踪影。也许，它迷失在了风里。

一片树叶，如一叶生命之舟，负载

人的精神前行。

《群芳谱》言梧桐“皮青如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赏心悦目，人家斋阁多种之。”梧桐，古称青桐，有“引凤树”之美称，乡下人喜欢在庭院栽植梧桐，能否引来凤凰并不重要，吉利在心，比什么都好。讲究些的人家前庭植梧桐，后院栽竹子。《花镜》写道：“藤萝掩映，梧竹致清，宜深院孤亭，好鸟闲关。”若再有情趣，梧桐下养菊，重阳时节别有景致，如元朝词人侯善渊的诗句：“一叶梧桐窗外落，金菊出疏篱。”

古时墨客不会放过梧桐，清代画家阎焜七十五岁那年所绘《梧桐白头图》为佼佼者，此画为贺寿图，画的上部绘着挺拔梧桐，叶茂籽实，一枝斜穿画面，绿叶飘动，一对白头鸟依偎枝上，亲密无间；下部画着神奇多彩灵石，石缝坡脚间花草杂生。画之风格为工写结合，笔墨清灵古朴，风格典雅，韵味秀洁。该画现珍藏于安徽博物馆。

唐诗里，当然不乏梧桐经典名句，如李白的“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宁知鸾凤意，托托倚桐前。”柳永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周紫芝的“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但用梧桐寄寓伤怀之情，传达离愁别绪，诗不如词。众多的梧桐词，我看好温庭筠的《更漏子》和李清照的《声声慢》。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此是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下阙。唐人称夜间为更漏，作为词调名的“更漏子”，始于晚唐温庭筠为咏唱深夜滴漏报更的小曲。后人重唐诗，很少在意唐词，不免冷落了温庭筠。就成就而言，温庭筠诗与李商隐齐名，词与韦庄齐名，史上留有“温李”“温韦”之誉，被尊为“花

间派”鼻祖，存词七十余首，后人辑为《温飞卿集》《金奁集》。《更漏子·玉炉香》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一首，表现一个思妇在春雨之夜的孤寂，其愁苦思恋全在这“一叶叶，一声声”之中，雨打梧桐，叶叶声声总关情。此首写离情，疏淡间令人心酸。一种植物的叶子，在雨声里凝成永恒的文学意象。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个“愁”字，确定了女词人李清照对梧桐身份的认同。这首词写于词人生活的后期，在国亡夫逝、金石书画散失的背景下，梧桐树与冷雨凄风相依偎，正是词人哀婉凄迷的心境。李清照还有首《忆秦娥》，“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秋风阵阵，吹落梧桐枯黄硕大之叶，似钢针扎入受伤的心；落叶片片，宛若无边愁绪，打落在心。“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前句写大自然的不可抗拒，后句表心境，国破家亡的伤痛，背井离乡的哀愁，心头弥漫无限辛酸。黄叶散尽，寂寞依旧。景是眼前之景，情是心中之情，情融于景，景衬出情。对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一语道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境。”

植物有沧桑，人生也有。梧桐树，与才华横溢的女词人匹配。古代君王的爱情悲剧，在文学题材中以唐明皇与杨贵妃为最，白居易《长恨歌》浓墨重彩以写之。元杂剧作家白朴的历史剧《梧桐雨》取材于《长恨歌》，梧桐雨声窗外响起，贵妃辗转难眠，无尽烦恼与孤恨，汇入滴滴梧桐雨，“这雨一阵一阵打梧桐叶凋，一点点滴人心碎了。”

风声雨声梧桐声，声声魂，美人泪。“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里的梧桐，不知是否健在？

# 故乡的井

贺绪林

先说一个逸闻趣事：一个张姓掌柜，家大业大，雇了十几个长工，养了一大群骡马。张掌柜脸黑，据说一年只是大年初一洗把脸，人送外号——张黑脸。张黑脸舍得给长工吃饭，却舍不得水让长工洗脸。他每天早晨让长工站成一排，亲自端一碗水，噙上一口往长工脸上逐个喷，算是洗脸。

闲话说过，再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地处渭北高原，塬上自缺水，井深三十余丈，每到干旱季节吃水比吃油还难。上门讨要，乡人宁可给个馍不肯给碗水。上面说的逸闻趣事就发生在我们邻村，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我们村有贺、何、杨、刘四姓，每姓都有一眼井。不知是何缘故，四眼井的水都碱性太大，很是苦涩。所幸村西头有眼官井，水既甜且旺。官井不是哪个当官的打的，是全村人出资打的井。平时，大伙吃水都用官井，并不犯愁。

家乡一带的井都是“双下索”，何谓“双下索”？就是在井绳两头各拴一只木桶，绞水时实桶上来，空桶下去。官井盖有井房，一架轱辘结实实地嵌在蓝砖砌的井壁上。绞水一般都是三个人，一个站在主位绞水，另一个站在对面扳轱辘把助力，还有一个蹲在井口撒绳。盛水的桶绞到井口，撒绳者双手用力提着井绳，在井口的木架上缠一圈用脚踏住；绞水者一只手扳住轱辘，另一只手抓着桶梁提出井口，如此循环反复。官井的井口用青石砌成三尺宽的正方形，一边被井绳磨出许多条沟沟，浅的一指多深，深的有三指多，足显年代久远。

渭北高原十年九旱，每到夏末，天旱水位下降，吃水就比吃油还难。官井的井房前一天到晚排着长队，名曰：候水。无规矩不成方圆，乡俗是：候水必须有人在场，哪怕是个小屁孩。

候水大家都经历过，那个等待实在是难熬。候水类同候车，可这个等待大抵时候充满着欢乐。那是生产队年代，大伙得按时出工，候水几乎都在午饭时。大伙端着饭碗排队候水，虽说吃饭，可还是让嘴加班，边吃边闲谈，天南海北地胡编。候水少不了年轻媳妇，小伙就跟着她们说笑话，乱开玩笑。一次隔壁二嫂腆着大肚子来候水，爱开玩笑的小民瞥着她的肚子板着脸说：“怪不得井绳短了，原来被人偷了做了裤带。”二嫂羞红了脸，骂了声：“死鬼！”拿着手中正纳的鞋底就打小民，逗得大家哈哈笑，一上午的疲劳在笑声中也就消遣了。

记得有年夏天，天旱得厉害，官井一天到晚不得闲。小民去候水，站了一下午，把脚底都站了个坑。轮到他绞水时，已是黄昏。他绞上水桶，一看，只有半桶黄泥汤。天旱水位下降，加之不间断地绞水，井里已无水可绞。排在后边的人一看此情景，都摇头叹息而去。小民脑子活泛，灵机一动，便盖上井盖，和衣睡在井盖上。明儿清晨第一个绞水者非他莫属。

黎明时分，村西头的麦娃摸着黑来绞水，看见井盖上睡着人，便明白了是咋回事。借着月光仔细一看，是小民，想叫醒小民一同绞水。他连唤几声，小民却鼾声如雷，动都没动。他便和小民开了个玩笑，双臂一使劲，拽起井盖一头往一旁移动。井盖挪到了一旁，小民依然响着叫喊吓老鼠的鼾声。他笑骂了一句：“咋睡得跟死猪一样。”转身去摇轱辘把绞水。绞满一瓮水，小民还没醒来。麦娃又把井盖挪回。小民醒来去绞水，一看，傻了眼，又是黄泥汤！这事让村里人笑谈了多年。

井房有趣事也有悲事。记得有年秋天，村里一个年轻媳妇跟婆婆怄气，跳了井。村里人十分同情那个年轻媳妇，可背地里还是埋怨她——那里不好寻死，偏偏跳井，还让不让人吃水。水说啥也要吃，打捞上年轻媳妇就淘井。秋季雨多，井水很旺。村里组织十几个年轻汉子，轮班绞水，人歇班转不停，两天两夜终于淘干了井。

1970年，村里打了眼机井，乡亲们吃上了自来水。官井完成了历史使命，井房再没人去光顾，后来倒塌在一场大雨之中。大约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紧邻官井的人家修盖新屋、拓宽宅基，把官井填了，听说用小四轮拖拉机拉了近乎一百车上。

# 十月(外一首)

庞媛

说起十月  
更多的，似乎就是抵达  
一场雨，接着一场雨  
先后抵达赴约之地

秋天抛开燥热的细枝末节  
抵达秋高气爽  
金秋十月  
大地辽阔，成熟历历在目

人，也理应成熟了  
此后，要么落下  
要么出发

## 丹江之恋

无数个日日夜夜  
丹江滋养了一河两岸的烟柳  
风吹着  
树从一身萧索到枝繁叶茂  
如此往复未曾厌倦

水落鱼出  
那些鱼儿一直逐水而居  
后人并没有润泽而渔

敬畏那些游走于丹江岸边  
隔段时间就专注拍照的人  
一样的视角 一样的日出日落  
却如同初见

# 商洛山

(总第2508期)  
刊头摄影 王宏宏



# 二姐

会会

初识二姐是在二十多年前的盛夏七月，她身穿红底黑碎花修身连衣裙，显得优雅端庄。眼睛大而神，五官端正，长相大气。那天，二姐是我后来以哥比相称的丈夫邀请来帮我们挑选“三金”的高参。我嘴硬，见二姐没喊她姐，她也沒主动跟我打招呼。事后，哥比说二姐让他提醒我下次出门别再穿拖鞋。当时，听了这话，我心里不自在。

“我脚后跟有破伤，才穿的拖鞋。”我用辩驳之词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几周之后，我的脚伤基本痊愈了，跟哥比订婚那天，我没有再以拖鞋示众。

时隔二十多年，二姐或许早忘了拖鞋之事。虽不再耿耿于怀，可我一直记得当年与二姐初次相见，我脚穿拖鞋的邋遢形象令她介意。可她的做法在当时同样令我反感。常言道：“不打不相识！”虽不曾正面交锋，可我跟二姐初识的气氛多少有些不太融洽。

“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形象大使杨澜所言极是。可是，一个人的胸襟和气度是经由时间的历练所能抵达的认知程度的必然结果。后来，当我真正认识到

一个人的形象何等重要时，也就自然而然释怀了。

过门之后，我跟二姐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渐渐地我对她有了一些进一步的了解。二姐是一名医生，李家的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二姐总冲在前面。那年，李爸爸生了一场大病，得日夜用化痰机化痰，二姐上班之余都会守在父亲的病床旁，日夜陪伴。

在婆家，她同样备受赞誉。二姐的婆婆每次说起二姐，语气里总充满亲切感。有一次，家里有事大伙都得到场，二姐却缺席了，后来得知二姐忙于照料生病住院的婆婆。常言道：一人住家，全家不宁。有二姐这根顶梁柱，主心骨，共同赡养照料老人的艰巨任务在我们这里变得容易。

时至今日，我还记着二姐的另一份恩情。四年前，我老爸需要从医院里买回几样在外面药店买不到的药，我把这事委托给二姐。事后，给二姐药钱，给了好几次，她都不收。二姐的话语令我感动：“二百多块钱，也没多少，都是老人，花钱也是应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姐的胸襟和气度，一如她的长相，大气！

过门之前，就听李爸爸说过二姐看病看得好，我一直不曾亲身感受。今年五月底，我遭遇病毒袭击，持续了四十多天的咳嗽和胸闷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看了多次医生，也不见好。二姐让我先去医院做胸片，报告单上显示我肺部有结节，我开始惶恐。二姐详尽地给我分析了病情，从医院买好药，让我在家做雾化治疗。十多天每日早晚各一次的雾化治疗后，我胸不闷了，咳嗽症状也消失了。二姐还给我带回了五盒胸腺肽让我每天坚持服用。

所有的那些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二姐花费了至少五百多块人民币。可那药钱，二姐坚决不收。“大的就应该照顾小的，咱是一家人，你就别再客气了。”二姐待我一次次总是这般厚道，我怎能不由衷地感激她。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乐善好施，慷慨大度，但有一些人总能把亲人的事当作要事。那些天，我一直在家里念叨该怎么答谢二姐，我家孩子开导我说：“二姐对你舍得是因为你照顾我奶，不收就算了，你就别再唠叨了。”

“你咋长大的，还不都是你奶妈舍辛

茹若把你从一尺五寸一点一点养大的！我照顾你奶，不都是应该的吗？你还记得你上小学的时候，你二姐经常坐在桌旁照管你学习的事吗？”孩子给我讲道理，我又扯起他的事。他一脸，跟我吵起来了。事后，我想明白了，孩子说的不无道理，他姑姑人好，所遇即幸运。

今年暑假，高中同学组织聚会，与二姐同在一所医院的同学跟我闲聊，她提到了二姐：“李艺是你姐？”

我答：“是的，她是我娃的二姐。”

“你二姐是你们家的骄傲！”老同学说。

当着其他那么多同学的面，听到老同学对二姐的夸赞，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怎样回应。

二姐身上秉承着六零后最为优秀的品质，吃苦耐劳，宅心仁厚，勇于担当，她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

